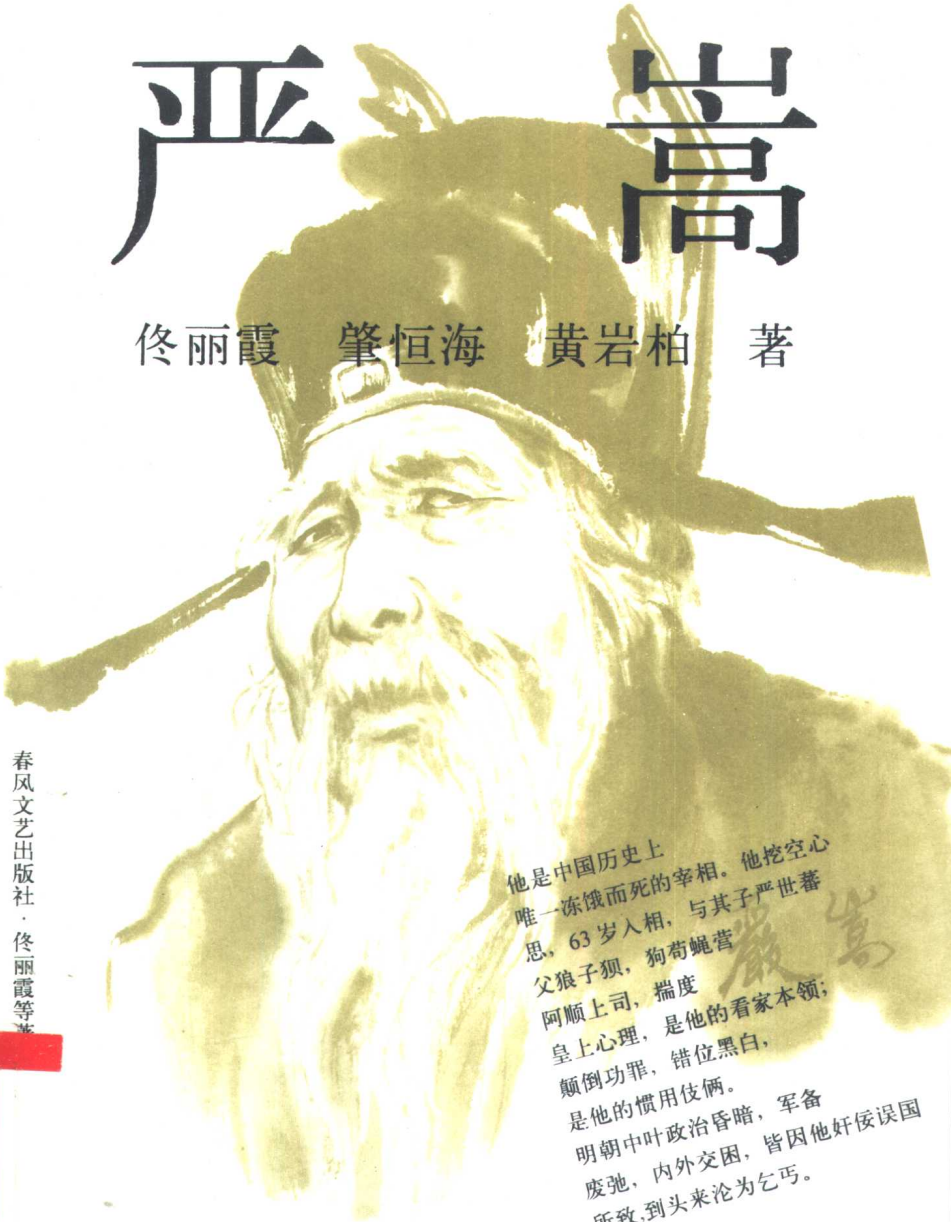


饿殍首辅

严嵩

佟丽霞 肇恒海 黄岩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佟丽霞等著



他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冻饿而死的宰相。他挖空心
思，63岁入相，与其子严世蕃
父狼子狈，狗苟蝇营
阿顺上司，揣度
皇上心理，是他的看家本领；
颠倒功罪，错位黑白，
是他的惯用伎俩。
明朝中叶政治昏暗，军备
废弛，内外交困，皆因他奸佞误国
所致，到头来沦为乞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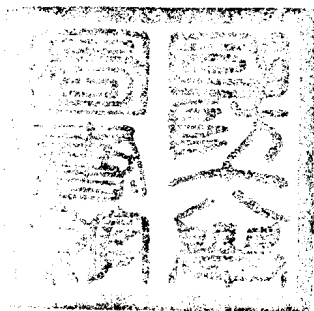
饿殍首车



国防大学 2 061 6517 5

严 嵩

佟丽霞 肇恒海 黄岩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饿殍首辅 严嵩

Epiao Shoufu Yansong

佟丽霞 肇恒海 黄岩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25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0 $\frac{5}{8}$ 插页:4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责任编辑:左云霖

插图:钟仁

版式设计:张斌

责任校对:潘晓春

ISBN 7-5313-1401-0/I·1247

定 价:10.00 元

春风史传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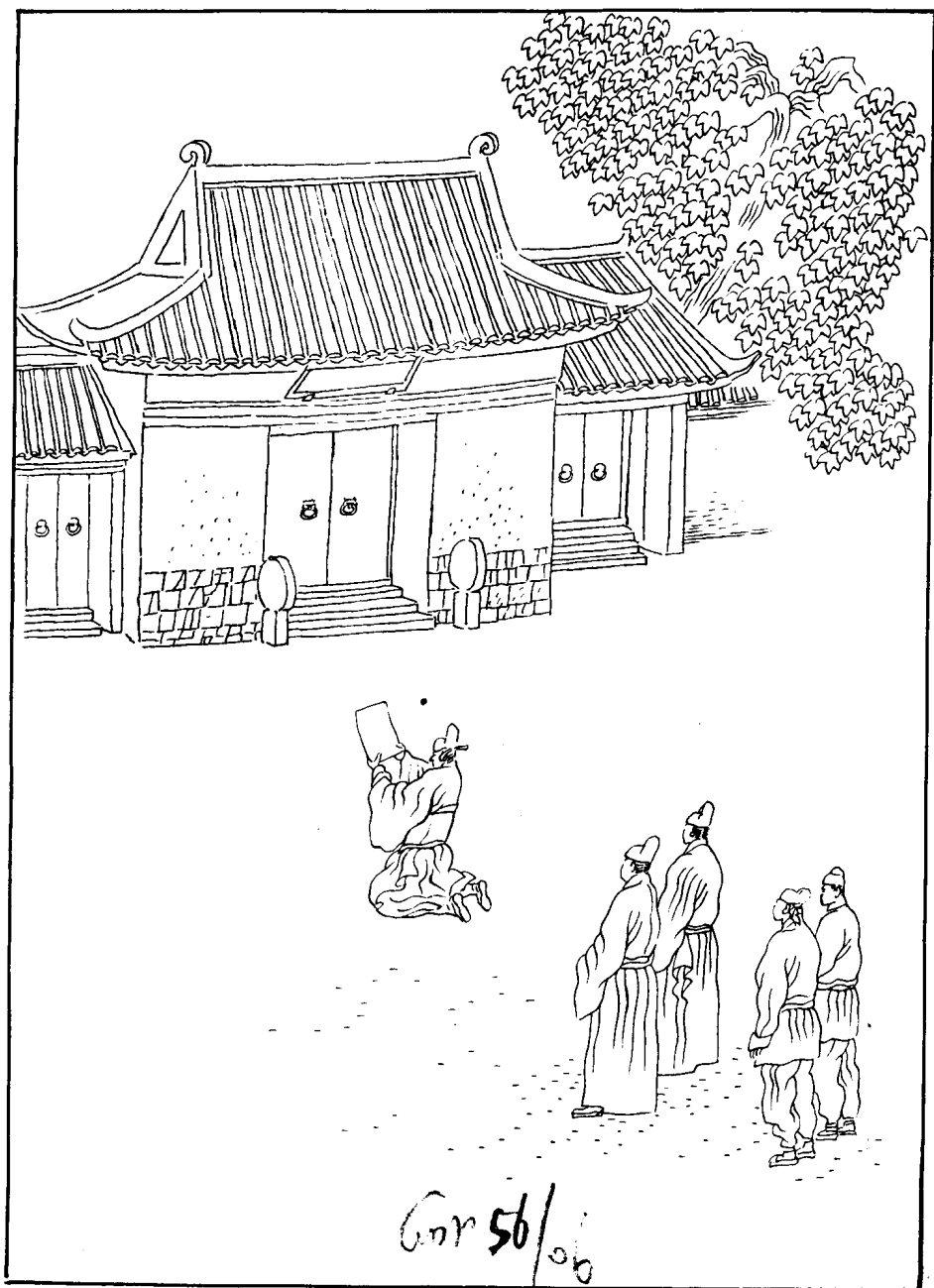
设计策划 左云霖

主 编 王德昌

常万生

装帧设计 杜凤宝

封面绘图 景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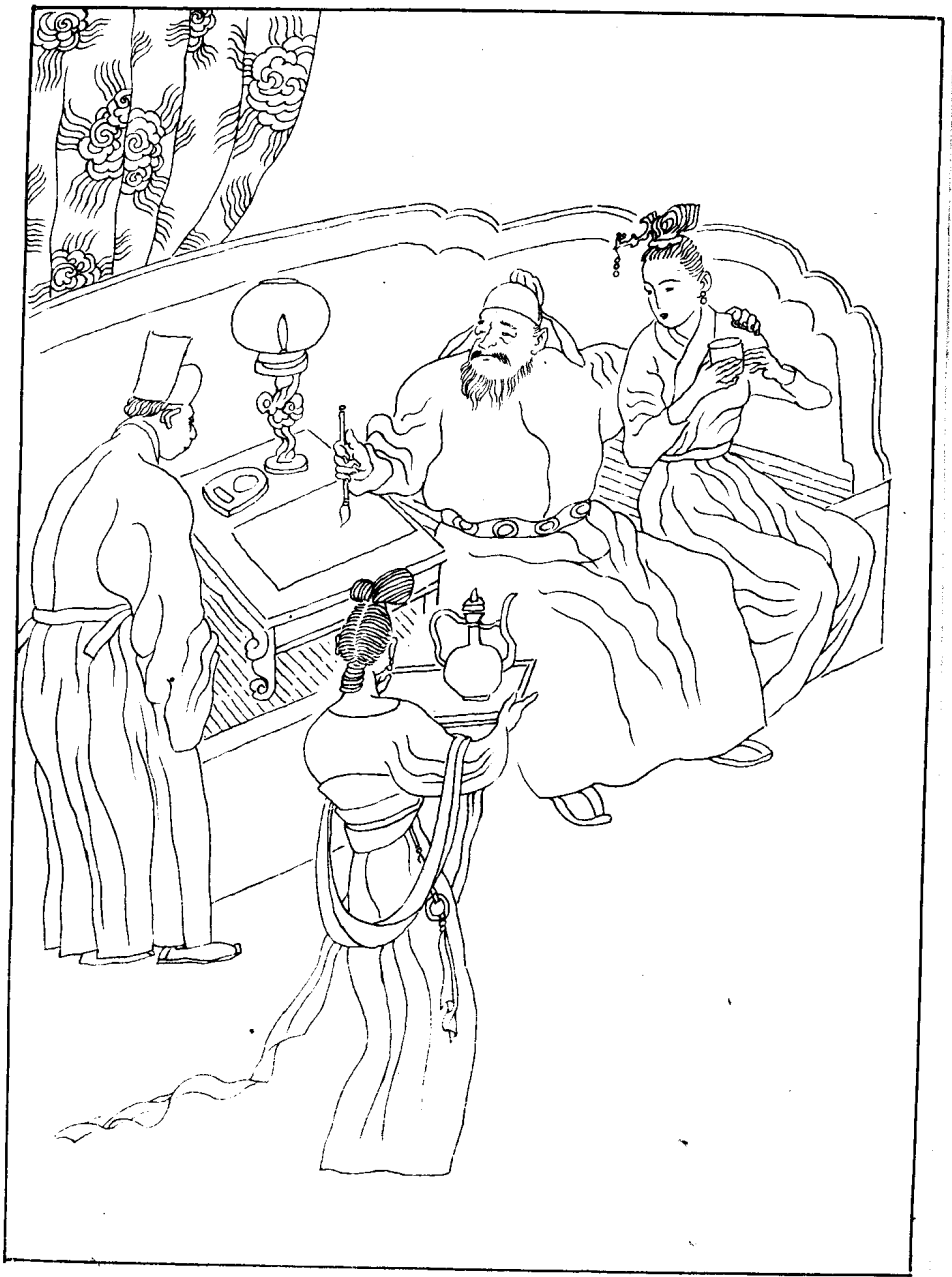


严嵩跪在府门紧闭的夏府门前，双手恭恭敬敬地托着请帖，高声朗
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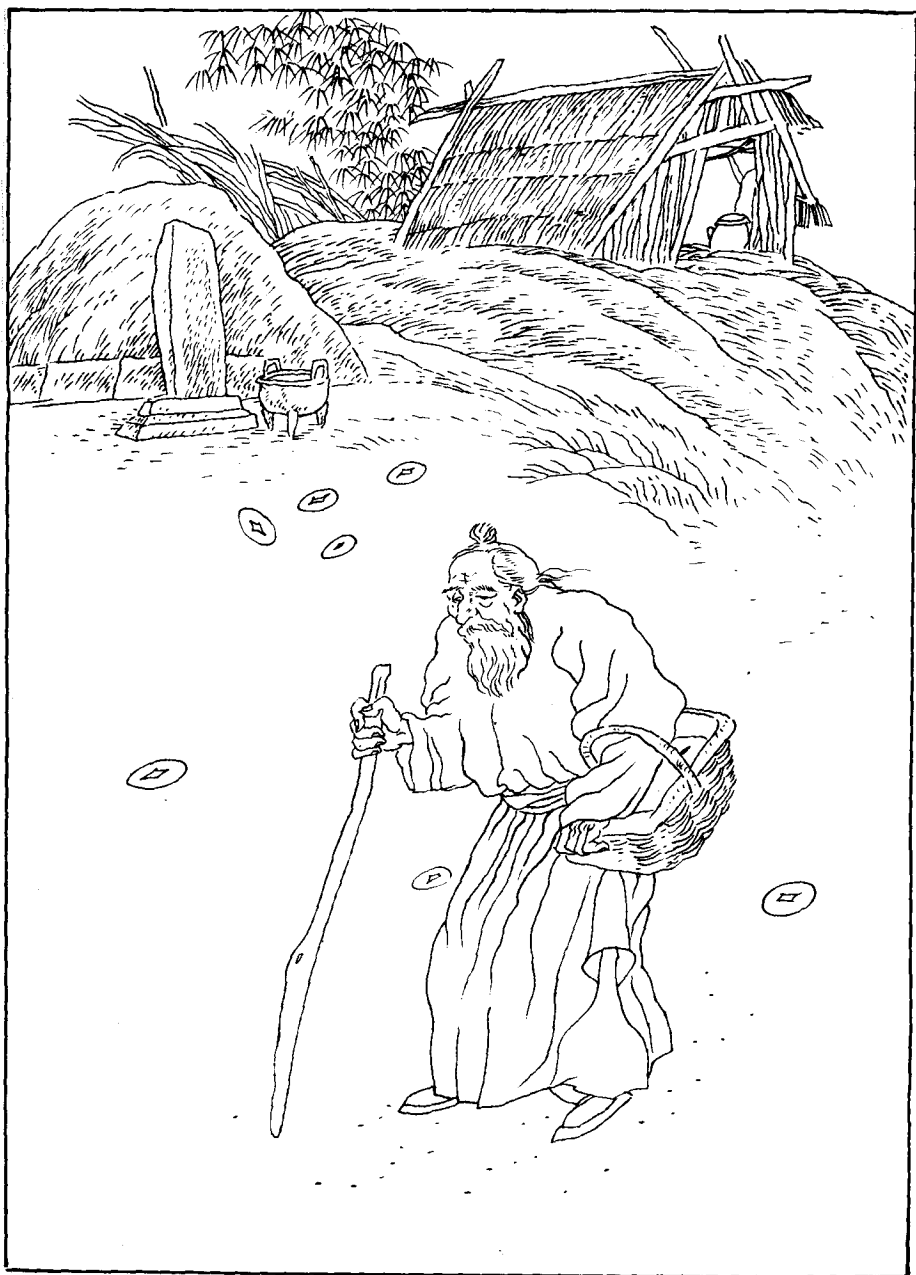
60r 56/00



丁汝夔临刑时高喊：“贼嵩误我。”



严世蕃一手搂住“瓷美人”，一手拿笔，草草写下答语。



八十老翁守孤坟

目 录

第一章 日过中天犹未晚

- 1 介溪边的读书人家 1
- 2 铃山留不住 10
- 3 莫愁湖上,严嵩茅塞顿开 19

第二章 九转丹成列上班

- 4 初试献媚术 26
- 5 攀同乡,严嵩二进京城 35
- 6 第一次被弹劾 43

第三章 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

- 7 夏言背后的眼睛 52
- 8 跪夏言——示弱之计 59
- 9 竹篮子打水 64
- 10 世蕃为父定下以柔克刚之计 72

第四章 急风收尽三秋雨

- 11 一顶香叶冠赶走夏桂洲 79
- 12 翟奎谋私得祸 87
- 13 群辅共品橄欖,内阁只剩老严 97

第五章 白衣苍狗变浮云

- 14 无奈何,举荐死对头入阁 103
- 15 导演了群丑下跪剧 107
- 16 留了一手 120
- 17 无意天灾助有意奸臣 126
- 18 夏言魂断京城 132

第六章 庚戌之变,明王朝丢尽了脸面

- 19 树欲静而风不止,庚戌之变开始了 140
- 20 暗嘱兵部尚书“谨守勿战” 146
- 21 丁汝夔临刑时高喊:“贼嵩误我!” 153
- 22 噩梦醒来 160
- 23 勾结陆炳逼死仇鸾 167

第七章 毁于一旦的剿倭大业

- 24 义子赵文华下江南催战 173
- 25 王江泾大捷,主帅却进囚车 181
- 26 发了剿倭财,厚礼拜群嫂 188
- 27 干娘为儿换“腰带” 192

第八章 塞外“草人”杀沈炼

- 28 沈炼塞外讲文习武 199
- 29 “草人”伸出了毒手 206

第九章 第一个被处死的言官

- 30 杨继盛“不识抬举” 213
- 31 忠与奸的较量 217
- 32 杨椒山拒服蟒蛇胆 222

第十章 严嵩含笑杀王忬	
33 王氏父子与严家结怨	227
34 为救父,大才子长跪严大人	236
第十一章 狗咬狗,干爹干儿反目	
35 百花仙酒惹风波	241
36 赵文华罢官,只因得罪了“两位皇帝”	249
第十二章 秋到边城角色衰	
37 严嵩无奈徐子升	257
38 隔山打炮	264
39 严世蕃丧母,野马脱缰	271
40 全家人跪拜正得势的徐阶	278
第十三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覆	
41 人使“箕仙”降下“神语”	285
42 徐阶出击了	290
第十四章 釜底之鱼犹作浪	
43 毒蛇垂死,犹能啮人	298
44 万寿节,皇上接到一份凄美的《祈鹤文》	306
45 独眼人的远谋	310
第十五章 西风何处话凄凉	
46 严世蕃惊呼:“这回必死无疑!”	317
47 八十老翁守孤坟	322
尾声	327
严嵩生平大事简表	

第一章 日过中天犹未晚

1 介溪边的读书人家

长江，从古到今，由西向东，一路汹涌而来。

它庞大的水脉，像繁茂的枝叶，延伸到南中华大地的角角落落。

在它流向江西时，由北向南拐了一个大弯。在那条水光潋滟，山色空濛的，被称作秀江的支脉上，有一座古朴的小城——分宜。

这座小城，前瞰秀江，东西两侧限以两山，钟山、仙台诸峰远近环列，又有端秀、凝重的钤山与县城的南门相对，宛如屏障一般。一条秀江蜿蜒穿过，将分宜与钤山诸多秀丽峰峦串起来，宛如一条飘带上缀着几颗闪亮的珍珠。

秀江的支流流入分宜城内。有一条更小的水脉，它清澈见底，一块黝黑的陨石盘据在水中，水过之处，击起朵朵雪白的浪花，这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介溪。

介溪边上，居住着几户人家。一条青幽幽的石板路上，时而响过寂寥的足音。

最东头那家，姓严。

严家房宅的屋脊要比别家的高出许多。屋顶的黑瓦残缺不全，屋内雕花的红木器物已呈黑色。虽已破旧，却仍显示出曾有过的尊严和富贵。东西几间厢房已闲置不用很久了，黑洞洞的，散发着一股陈年朽木的霉味儿。

严家共有五间正房。西面是几间卧房，家织的蓝花布被和破旧的苏杭绸缎被整齐的叠在一处。东间是被各色书籍充塞得满满的书房，各种书籍拥挤地排在竹板书架上。

一股书本特有的香味，混着淡淡的竹香和霉味儿，充斥在偌大的屋子里。

这是一个曾经为官作宦，后又破落的诗书之家。

明朝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的三月，在这个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这个男婴的哭声出奇地嘹亮，像是在向世人宣告他不凡的降临。

男婴的头顶有一个暗紫色的大瘡子，十分惹人注目。

接生婆乐颠颠地对这婴儿的父亲严准说：“恭喜严秀才，贺喜严秀才！您的这位小公子头戴金顶，前世定是个状元。托生到您这书香门第，将来定有前程。真是造化啊！”

“多谢，多谢！恭喜，恭喜！”喜得严准语无伦次，多给了接生婆半串钱。

严准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从18岁开始，在县里的私塾教书。

严准瘦瘦高高的个子，一袭长袍更增添了儒雅之气。他长了一张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宽阔凸出的额头上，嵌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一双黑亮的眼睛，深深的眼窝，瘦瘦的两颊。嘴唇薄而且白，紧紧抿着，很难看到他的笑容。

但儿子的出世却让他喜不自禁。他从屋里走到院子里，又从院

子走回书房，看着忙忙碌碌、出出进进的家人，却不知该做些什么。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佛保佑我儿，我儿长命百岁。”严准嘴上不住地叨咕着。他并不信那些泥像神胎，而此时却是一脸的虔诚，真有些临时抱佛脚的味道。

严准已经 27 岁了。在这个男婴出生前，已有两个孩子先后夭折。这让严准非常着急。况且他已年近“而立”，通过科举博取功名，他已没有什么信心了，因此，对这个男婴抱有很大的希望。

比严准更喜的，是男婴的爷爷、严准的父亲严骥。严骥也是个读书人，但也和儿子严准一样，求取功名无路。

严骥很豁达，他整日吟诗属对，赏竹弄琴，过得倒也清闲自在。儿子严准除了吟诗属对随了他外，性情却不大相同。严准对功名的追求更急切，欲望更强烈。严骥的超然，是在历经科举坎坷之后的那种无奈的超然。

此时，严骥正在供奉祖先灵牌的供桌前，不住地烧香磕头，感谢祖先的恩惠，并祈求祖先保佑他的孙子聪慧敏达，科举有成，长命百岁。

严骥虔诚地双手合十在胸前，微闭双眼，中口念念有词。三炷青雾缭绕的香上，三点火不住地明灭闪亮。

那灵牌上供奉的先人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严骥的爷爷严孟衡和他的妻子彭氏。

严孟衡是永乐九年辛卯科的进士。他是严家最大的骄傲。严家现在赖以存身的这份家业，就是严孟衡挣下的。严孟衡的官最大时做到山西监察御史，其妻彭氏被封作孺人。

但从此后，严家一直官运不济。从严孟衡到严准，已是第四代，却没有出一个做官的人。

严骥希望这个孙子能重振家业。他不知道自己在灵牌前跪上多长时间，只感到那么充实，那么满足。

而给孩子起名的事，又费了严骥和严准许多工夫。按家谱上的规矩，这一代该起“山”部的字作名了。他们都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才高八斗，人人仰视，人人敬慕。于是，岌、崇、岿、巍等有高峻之意的字，便大受青睐。但具体选择哪个，却又踌躇不定。不是嫌这个字生僻，就是嫌那个字拗口。直到有了“嵩”字，父子才相视而笑。

严骥捋着胡须，心满意足地说道：“嵩山乃五岳之中岳，其余四山围绕在它的四周，恰似众星捧月一般；况且嵩字本身还有高峻之意，人人须仰视方可见其顶，预示我的乖孙将来必高居庙堂之上，成就大器。”

严准也禁不住赞道：“真是好名！我儿有此好名字，也是他前世的造化。但愿此儿秀外慧中，不虚此生。”

于是，这个孩子便取名为严嵩，字惟中。

谁会想到，这个哭声响亮，头顶红痞子的男婴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大奸臣。

因曾有两个孩子夭折，全家人对这个婴儿呵护备至，尤其是母亲晏氏，更是谨慎小心，深怕再有一点儿差池。

晏氏是个矮小健壮的女子，脸上永远是宽和隐忍的微笑。她是江西新喻的大家女子，父亲名叫晏大章，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所谓富户不过有百十亩薄田罢了。晏大章又常在灾年熬些米汤赈济灾民，因此又落了个“晏大善人”的美称。但在严嵩出世时，晏家已渐渐衰败。

当初，严、晏两家的姻缘，是晏大章一手促成的。

晏大章原是一个小本买卖人，钱攒得多了，便买地置屋，发展到如今的气派。但社会对商人根深蒂固的歧视令他非常难堪。他看透了，金钱能够操纵权力，却永远无法改变他的出身。他发誓要给女儿找一个书香门第。只要书读得多了，自然是求官有望，所以，他把女儿嫁到了这个曾经风光而如今快要家徒四壁的严家。以他

商人的敏感，他觉得严准会是一个有出息的读书人。

让晏大章失望的是，严准虽然读书不少，在家乡的声望也很好，却在仕途上一直很不得意。由于家道衰落，只得在弱冠之年，就当上了私塾先生。因此，晏大章借女婿光宗耀祖的想法便落空了。而商人那种百折不回的毅力，却让晏大章自然地把希望移到了这襁褓中的婴儿身上。

这婴儿也的确不俗，响亮的哭声，加上天生的福相，使严、晏两家人重新感到了希望所在。

严嵩是在母亲的慈爱和父亲、祖父的严格督导下长大的。

在他刚刚咿呀学语之时，父亲严准就把严嵩抱在膝上，教他背书。“之乎者也”充斥了严嵩的视听，他不懂得那里面的确切含义，但他似乎看得懂父亲眼里的期待。也不知是他要讨家人的欢心，还是天性如此，严嵩很努力地背诵那些生涩拗口的东西。

4岁时，严嵩已能背诵出《三字经》、《千字文》，并能按照父亲的指点，写上几句“之乎者也”。每当严嵩奶声奶气地背诵这些的时候，给全家带来无限的欢乐。

“之乎者也”虽然在大多数平头百姓的口语里不见踪影，却是书面语言中不可或缺的“调料”。它是通向考场、官场，通向上流社会的“入门证”。

在严嵩的记忆里，他只挨过父亲一次打。这次责罚打在他身上，却印在他心里。

那是一个冬天的早晨，阴冷的风，像刀子似的，从门缝、窗缝中挤进来。严嵩躲在妈妈温暖的被窝里，说什么也不愿意起床读书去。

严嵩毕竟才只有5岁，还是一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他赖在妈妈的被子里，谎称自己头又痛又晕，无力起床。唬得父亲急忙请来了郎中。郎中为严嵩切了脉，望着小严嵩窃笑。最后，开了一点儿

无关痛痒的小药了事。

母亲晏氏因有两个孩子夭折，更吓得不住地流泪。严嵩躲在被窝里，本想痛痛快快地睡个好觉，却想不到母亲坐在床头不住的流泪。

严嵩从被窝里偷眼看母亲如此伤心，顿时心里没了主意，孩子的恶作剧心理被忏悔所代替。他伸出小手，拽住母亲的衣襟，悄声说：“母亲，您别哭了。我没病，我不想读书，才向您撒了个谎。”

晏氏先是一怒，但看到儿子祈求的眼神，便心一软，替儿子掖掖被角：“乖儿子，千万别再撒谎了。若让你父亲知道了，看不打肿了你的手心！”

严准并不了解儿子的恶作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爷爷严骥眯缝着眼睛看着郎中的药方，也是愁眉紧锁。屋里一片死寂。

晏氏不忍心看丈夫和公爹这般心焦，便在一旁轻声劝解：“别着急，我看孩子没什么事。或许就是伤风头痛，吃点药也就好了。”

起先，严准并未在意晏氏的唠叨，晏氏说得多了，严准便有了火，呵斥道：“你懂什么？严岩夭折时，开始也是头痛，若不是疏忽了，也不会耽误。难道上天又要夺走我这个儿子吗？”严准这个轻易不落泪的男人，竟流下泪来。

晏氏见丈夫如此，只得以实相告，并恳请道：“你千万别打他，他还是孩子啊！”

严准听罢，早已是火冒三丈，一扬手，甩开妻子和父亲的阻拦，闯进屋，把严嵩从被窝里拎出来，照着屁股就是一顿打。

严准边打，边训斥道：“严家世代读书，我把满腔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不到出了你这个不爱读书的逆子。小小年纪，学业未成，倒先学会了撒谎，看我不打死你！”

“娘，娘！”小严嵩不住地喊着。

小严嵩又惊又怕，又经过了一顿暴打，倒真得了一场大病。浑